



保持年輕，擺脫包袱

湯銘哲／醫學院行政執行副院長、生理所

最近因撰寫邁向國際一流大學的計畫，閱讀了一些文章，也參考了不少資料，對成大醫學中心的現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成大醫學院是否有能力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醫學院，的確是值得關心與努力的問題。姑不論其答案為何，勇敢邁向一流大學的目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做為成功大學的一員，我們非常高興知道成大教育部列入十年一千二百億邁向國際一流大學的重點考量重點，然而，也不得不觀望業業，尋求創新與突破，免得將成大的這塊招牌塗污。

創新與動力，的確是追求卓越的學術機構不可或缺的要素，誠是老嫗皆解的觀念。去年十二月沈孟儒醫師與我到Washington Dc參加第四十四屆美國細胞生

物學年會，深深感受到國際上致力於細胞生物學的科學家們那種充滿動力的態度與追求創新突破的勇氣，實在值得我們學習。這樣的氣氛，我在每年的墨丁多令營（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年會）中總可以感受到一些，但整體而言，我們離美國還有一段距離。參加美國細胞生物學年會之後，沈孟儒醫師與我轉往波士頓哈佛大學醫學院，沈醫師是應Beth Israel Deaconess Hospital的分子醫學部教授Seth Alper, MD, PhD邀請前往演講，我則是應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腎臟科教授Jing Zhou, MD, PhD之邀給research talk。除了演講之外，Dr. Alper還邀請我們聆聽幾位做得相當傑出的年輕學者（幾乎都是MD, PhD）的報告並徵

詢我們的意見，這些年輕學者的研究精神及成果皆令人印象深刻。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我在腎臟科演講完之後，周教授的實驗室同仁一直問我問題，足足問了一個多鐘頭不讓我離去。使我想起Angiogenesis的鼻祖哈佛大學小兒外科教授Juda Folkman所說的，在哈佛大學醫學院上課，哈佛醫學生課後一小時之內不會放他走的故事。這座世界頂尖一流醫學中心的文化，對追求真理的執著，從醫學生、研究生到學者一概如此，實在是創新與動力的最佳典範。沈醫師與我都同意哈佛大學醫學院的one day visit，對我們是相當精采的震撼教育。

如果把時空調整回台灣，2001年，四

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TMAC（台灣醫學院

評選委員會）訪視台大醫學院。我忝為訪視委員，隨著黃崑巖創學院長帶領的十人訪視團往台大醫學院深入探訪四天。台大醫學院人才濟濟，教學及研究資源豐富，每年所發表的研究論文數目領先全國，這是眾所周知之事。然而2009年之前台灣在臨床醫學研究上之重要突破，常常由國外的學者專家所主導。譬如Dr. Beach發現B型肝炎主要的傳染途徑為垂直傳染，以及大力提倡B型肝炎疫苗，另外台灣因抗生菌濫用導致細菌抗藥性的問題亦是由美國來的何曼德院士所領導。因此，病理科主任蘇益仁教授特地就此問題請教TMAC訪視委員（何曼德院士亦任其中）。我一向欽佩蘇教授的真知灼見，認為蘇主任的歷史觀察非常正確，所問的問題也相當重要。沒想到當時的台大醫學院長馬上站起來，不分青紅皂白訓斥了蘇主任一頓，說台大醫學院對台灣的臨床醫學貢獻良多，蘇教授怎麼可以如此妄自菲薄，應好好回去檢討反省。看到一位具有遠見又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當著諸多委員及同仁面前受到如此羞辱，心理真是非常難過，不僅為他，也為我們醫界的文化叫屈。直到今天，我還是無法忘記這件事情。我心目中的台大醫學院，凝聚諸多醫界之菁英，上從老師下至學生，都是一時之選，何以無法成為世界

一流醫學院，其理不說自明。

把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求知精神和台大醫學院的傳統包袱放在一起比較也許不是很公平，然而，我們成大醫學院的現況又是怎麼樣呢？成大醫學院已經滿二十歲了，白明奇總編輯說哈佛大學的前二十年是怎樣過來的？我們不知道答案。和台大比較起來，我們算是相當年輕的；然而和哈佛、牛津比起來，我們又顯得幼稚，如同邱鄺學步。最近我找到十四年前在「成大醫學中心通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年輕與創造力」，驚訝地發現，十四年前剛到成大任教時，就觀察到成大醫學院有些老態，也擔心這些小問題會成沈痾，沒想到事隔多年，所擔心之事多少應驗。人生苦短，與時推移，在身體上，我們無法抗拒老化，或早生華髮或齒搖髮禿。在心態上，又有多少人繼續保持年輕？茲摘錄當年所寫文章，與我同仁共勉之。我們需要保持年輕，要擺脫歲月加諸體上的諸多束縛，才有希望，這也是我撰寫國際一流大學計畫書心中最掛慮的事。

年輕與創造力：教授手記之三（刊於成大醫學中心通訊 1990 Nov. Vol. 1 No. 19）

年輕與創造力是分不開關係的。除了少數的例外，大部分偉大的藝術家、詩人、作家，他們都在年輕時創下他們的曠

世巨作，古今中外皆然。

年輕人的創造力高有其生理學的基礎，姑不論創造的動機，從簡單的生殖生理學的立場，創造新生命能力的最旺盛的年齡，不外是二十歲之時。我們不知道是否這段時間產下的愛情結晶的品質一定是最好，但是母親忍受的痛苦程度必然較低，再老一些骨骼肌肉結構已呈走下坡之勢，太早則尚未成熟。當然創造力的基礎並不全賴於健康的生理狀態，主觀的創造任何年齡都可以進行。年輕輕是仗其體力與氣力，以及一種初生之犢般的衝勁，以排山倒海之勢來創造，其結果當然可觀。科學上的創造發明有別於藝術上的創作，需要很強的邏輯推理背景，以及對科學現象的基本認知，才能奏效。所以科學研究的旺盛時期並非在二十歲之時，可能要往後延宕至十五歲，即三十到四十五歲，這段期間也是人生的精華時期，大部分人結婚、生子、養育，也充分利用此時。

成大醫學中心的教師，大部分都在創造力最強的年紀。由這麼多創造力最旺盛，企圖心最強的年輕人來推動一個才兩三歲大牙牙學語的醫學中心，做它的心臟，當它的骨骼肌肉，演它的腦袋，甚至關心它的消化及排泄系統，我們應該是趾高氣揚，充滿自信才對。可是我們似乎卻



工作得很辛苦。我們想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及創造力，可是環境上似乎又束手束腳，因為業務上所產生的問題太多，為了解決問題，我們只好消耗自己有限的時間。由於問題層出不窮，所以我們有永遠做不完的課業，以及以理怨自己消遣。

我個人回想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的確是人生最無憂無慮的一斷時光。成長中所發生的問題，似乎無須您去煩心，自然有人幫您照料，真令人懷念。如今我們仍在成長茁壯，然而已經不是一個人默默奮鬥，而是千百個個體共生共長、互養成。這其中所產生的間隙與衝突在所難免，卻不可讓他擴散滲透，侵蝕於我們的創造力。缺乏創造力的群體是毫無前途希望可言的廢料儲存所。如何在人與事的問題及層出不窮的團體中，保持一顆不斷上進的心以及無窮的創造力，的確是相當困難的課題，而我們是不願看到熱情與理想漸漸被功利與虛妄所取代的。

影響一個人創造力最大的阻礙就是盲目的羈縻舊習。如果一套已經確立的制度使用起來的確是相當完善，當然我們沒有理由不去遵循。如果某些制度或是不成文的規定明明已經發生問題，卻仍然在盲從，這個問題就會向身體被感染的傷口一樣，逐漸化膿、腐爛，直到有一天潰爛或非得刀光劍影不能解決，那時候是整個內部無法協調，甚至可能造成巨大的衝突。我相信在許多角落普遍存在這些小問題。很可惜，當我們年輕的教師正想邁開他們的步伐，快馬加鞭努力衝刺時，還得犧牲自己的創造力來研究問題的癥結所在，以致於到後來無力去開創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工作，實在是相當令人同情的。換個方法，或許多花一些時間與精力，但其收效是長遠而更有益的。

我回國已經一個多月，所觀察的問題多半是些小問題。小問題是可以醞釀成大問題的。像一般人一樣，我也是相當怕「老」——心理上的老，而非生理上的。我寧可看到一群熱情洋溢的伙伴，辦起事情來因為缺乏經驗而顯得手腳不夠伶俐，也不願看到老氣橫秋，頭指氣使的態度。也許我是杞人憂天了一些，但是這麼年輕的醫學中心，我們有責任不讓它那麼快老化。不是嗎？